

话语标记语“完了”的语用化

杨国萍¹，贾 勉²，陆海空¹

(1. 江苏理工学院 外国语学院，江苏 常州 213000；

2. 香港城市大学 英文系，香港 999077)

摘 要：动补结构“完了”附着动词后，参与句子概念命题表达，而话语标记语“完了”则可以衔接上下文语篇，传递言者情感态度。现有研究或者是聚焦“完了”的词汇化、语法化演变，或者是注重话语标记功能分析，但对其语用化过程的阐述不够清晰。语料分析表明，动补结构“完了”的语用化，既与句法结构脱落所导致的辖域拓展紧密相关，也与语境意义内化所造成的主观意义强化密不可分。“完了”句法—语用界面的语用化演变得益于概念焦点凸显的变化，其语法焦点向语用焦点的转换，则遵循着由“动作完结意义”到“事件完结意义”再到“完结意义”的投射路径。

关键词：“完了”；动补结构；话语标记；语用化；辖域拓展；语境意义内化；焦点

一、前言

现代汉语完结动词“完”，大多标识动作产生的具体结果，而体标记“了”则大多表示动作发生或状态出现。两者既可以单独出现，分别修饰谓语动词，又可以相互搭配，构成高频出现的副词性动补结构“完了”。该结构接续谓语动作之后，标识谓语动作或所指受事状态。例如：

(1) 他眼病重犯了，医生动完了手术，要他好好养着，可他还是继续干。(罗江《我的故乡》)

(2) 按说，同行已经审查完了，她大致看看就签字，别人也不会说什么……(《人民日报》，1990-09-19)

(3) 全市几十个集贸市场，都是清早就摆上鲜鱼，几个小时就基本上卖完了。(《人民日报》，1990-11-21)

(4) 我想也没什么大事儿，解释清楚不就完了嘛。明摆着，我们也属于受害的一方。(王朔、马未都、冯小刚《编辑部的故事》)

基金项目：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指向汉语二语学习者语言能力提升的话语标记语研究”(2024SJZD09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话语标记语演变的句法—语用界面研究”(18CY002)；中吴青年创新人才计划(江理工人(2021)167号)；江苏理工学院校级教学名师(培养人选)(江理工人(2022)113号)

作者简介：1. 杨国萍，男，文学博士，江苏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2. 贾 勉，男，传播学博士，香港城市大学英语系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
3. 陆海空，男，江苏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澳门城市大学博士研究生。

(5) 若儒假期完了，要回诊所去。(梁凤仪《豪门惊梦》)

在上述用例中，“完了”修饰谓语动词，补充说明动作现有状态。其中，当修饰具体行为事件时，动词大多不能省略，如例(1)~例(3)中，“完了”分别指向“动手术”“审查”“售卖”等具体动作。如果所指为抽象动作或泛指动作时，动词大多可以省略，如例(4)、例(5)中，“完了”所指的动作行为，可以分别用“弄/搞”和“过”等来补充。由此可见，“完了”具有明确的语义指向，并使之成为句子命题的重要构成，删除之后必然会影响句子概念信息和句法结构的完整。

需要指出的是，在现代汉语表达中，并非所有的“完了”都具有清晰的语义指向。例如：

(6) 别哭，亲爱的，今天不许哭，谁也不许哭，完了再哭。(王朔《永失我爱》)

(7) 要论汉语水平，最棒的山本，完了就是金汉城。(李宗江《说“完了”》)

这两个用例中的“完了”语义指向不明，其前也无法找到合适动词填充。这种古怪的用法，促使“完了”在口语表达中逐渐成为一个具有连接作用的副词或连词^[1]，相当于时间副词“然后”“以后”等^[2]。例如：

(8) 凉水也好，打一盆来，三天没有洗脸了。完了，你也去看他们抓人去。(周立波《暴风骤雨》)

(9) 她总是那么认真地听着，享受着这并不完美的歌声。完了，她就在我的前额上飞快地落下一个吻，以示她诚挚的感谢。(《读者》第1~200期合订本)

(10) 刚才林玫云已经够可怕够高明了，而崔长青不知要比林玫云高明多少倍，完了，一照面便死了四分之一，还能支持多久？(云中岳《侠影红颜》)

例(8)、例(9)中的“完了”，虽然与例(6)、例(7)中的“完了”一样语义指向不明，但在句法结构上已经脱离小句。这时，“完了”已具有一定的小句衔接功能，尽管相邻小句的逻辑关系仍然较弱。例(8)中的“洗脸”与“看抓人”、例(9)中的“听歌”与“吻我”之间并不构成直接逻辑联系；而例(10)中，“完了”更像是说话人在面对强悍对手时的“懊恼”情绪表达。这三个例句中的“完了”，有别于它

在前述例句中的用法，语义上不能丰富句子命题信息，结构上脱离主句，逐渐由动补结构演变为标识言者情感态度的插入性成分，删除后也不影响句子命题意义的完整。换言之，它与现代汉语中话语标记语的核心特征基本相符。

近些年来，“完了”的话语标记功能逐渐引起学界的注意，尤其是话语标记语“完了”在语篇衔接和情感意义标识两个维度上的语用功能。孔昭琪认为，在高频使用中，“完了”已经完全替代“然后”“后来”“接着”“接下来”等时间副词或连词^[1]。基于张谊生副词连接功能的分类^[3]，方环海、刘继磊将话语标记语“完了”视为能够标识逻辑顺序、衔接小句、带有篇章功能的关联副词^[4]。余光武、满在江则认为，“完了”口语性强，可以表达前后小句在逻辑上的顺承、目的、条件或因果关系^[5]。

上述论著主要是对话语标记语“完了”的微观语篇衔接功能进行分析，与之相比，殷树林则将考察视角从句法层面拓展到话语组织层面，认为话语标记语“完了”不仅能够用于话语单位的衔接和连贯，还可以用来衔接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事件、观点、话题，或者是补充现有事件、观点、话题^[6]。李宗江、王慧兰则指出，话语标记语“完了”在对话中可以填补话语信息空白，保持话语延续性，或者是引出不好的结果，传递言者情感态度^[7] (P259-260)。在方梅对汉语话语标记语功能梳理的基础上^[8]，高增霞进一步指出，“完了”是发展比较成熟的话语标记语，具有汉语话语标记语的核心功能，如话语组织功能、言语行为功能等^[9]。“完了”既可以在话语组织上设立话题、找回话题或切换话题，又可以在言语行为上转换话轮或延续话题。

总体来看，国内学者对“完了”的语法属性及其在交际中的话语标记语身份，已达成充分共识；对话语标记语“完了”在共时层面上衔接语篇和表达情感的语用功能，也有清晰阐述。相对而言，对“完了”话语标记功能衍生过程的解读，则极为少见。有鉴于此，本文拟从句法辖域拓展、语境意义内化两个维度，聚焦“完了”的语用化过程，通过句法—语用界面概念焦点凸显的变化，来探析“完了”演变的内在理据。

二、话语标记语“完了”的语用化过程

“完了”的词汇化与语法化，体现出注重表征客观世界概念和逻辑关系的特点，与之相比，话语标记语“完了”则在话语组织和言语行为上，标识言者的元语用意识，具有较强的语篇功能和人际功能。实际上，“完了”话语标记功能的衍生，主要是得益于动补结构在语篇和人际两个维度的语用化，它既是言者语言主观性不断强化的过程，也是语境意义高频使用内化后、逐渐附着在语言形式上缓慢固化的过程。因此，“完了”话语标记功能的衍生本质是语言结构顺应言语交际需要，调整句法位置，成分重新分析组合的结果。

（一）辖域拓展与“完了”的语篇衔接功能

话语标记语的语篇衔接功能，要求其句法辖域拓展至能够衔接上下文的小句或相邻句段，因此，在句法位置上，它大多位于前后相邻小句中间。在语言演化过程中，前句 S_1 句尾的词组或者后句 S_2 句首的词组^①，往往因其处于小句边缘，更易于脱落成为衔接前后相邻小句的语篇连接词。作为动补结构的“完了”，通常会附着在动词词尾，用以明确说明动作的完结状态；而作为话语标记语的“完了”，则游离在相邻小句中间，句法位置灵活，起着衔接上下文的作用。从句法上看，“完了”逐渐由 $[S_1(S+V+“完了”)。+S_2]$ 结构中修饰动词的补足成分，脱落演化成为 $[S_1(S+V)。“完了”，+S_2]$ 结构中具有独立句法地位的、衔接前后小句的超小句成分。这是“完了”语篇衔接功能得以衍生的重要理据与主要表现。

一般认为，连词类话语标记语“但是”的演化路径，是由限定句内谓语动词的低阶副词演变为修饰句子的高阶副词^[10]。与之不同，话语标记语“完了”的句法辖域拓展主要有两种演变路径：一是由于 S_1 句末动词缺省而导致动补结构“完了”的脱落；二是词汇化后的“完了”在 $[object+“完了”]$ 结构中，由于“object”在语境中的缺省而导致“完了”的独立使用。尽管在演化过程及概念结构意义凸显上稍有差异，这两种路径在总体上则是殊途同归。

1. 动词缺省后“完了”的脱落

在话语表达中，前后相邻小句的动作因经常合作而构成语义联系，用以表达概念命题信息。因此，动补结构“完了”从前句 S_1 的句尾动词处脱落，动词渐趋省略，也并不会妨碍整个句子概念语义命题信息的表达。这是因为说话人在话语认知解过程中，往往能够基于大脑认知关联而自主补足小句缺失信息。例如：

(11) 张全义一边往胡同里走，一边还回头跟他喊：“现在就来呀，揭我的短儿来呀！完了咱们就上派出所，来呀！……”（陈建功、赵大年《皇城根》）

(12) 请你务必帮这个忙，就去一趟，装装样子，完了你就回家。（王朔《过把瘾就死》）

(13) 逢到节日，有球赛，连打两场，完了还不休息。（汪曾祺《羊舍一夕》）

(14) 主编在接一个电话，完了就过来。（王朔《修改后发表》）

在上述用例中，动补结构“完了”与前句所述动作在语义上重复，构成衔接。因此，虽然“完了”之前的动词已经省略，但是听者仍然能够借助语境自主补足相关动词。如例(11)~例(14)中的“完了”，其实应是“(揭)完了”“(装)完了”“(打)完了”“(接)完了”。可以说，动词的省略促成动补结构“完了”在语句中的脱落，间接导致其句法辖域的拓展。需要指出的是，“完了”的话语标记化并不等同于动词的省略，实际上，动词省略也不完全等同于话语标记化。如果动词省略后，听话人能够自主补足，那么，“完了”大概只是在行域上表达事件逻辑顺序，并不涉及知域与言域。上述例句中的动词省略，显然与语境高度关联，这表明“完了”仍停留在行域层。

2. 名词缺省后“完了”的脱落

话语标记语概念语义空灵，删除后对句子的概念命题意义没有影响。在“完了”话语标记化的演变中，语义的抽象化和流失，主要源自 $[S_1.(object+“完了”),+S_2]$ 结构中，句法成分 $[object+“完了”]$ 对前句动作事件的缩略概述。这时，前句 S_1 大多是复杂独立事件或语言表述繁复，因此，言者多会在后句 S_2 的句首用 $[object+完了]$ 结构提示上文，方便听

^①在本文中，“ S_1 ”“ S_2 ”用以指代句子，“S”用以指代句子内的主语。

者理解。提示语 [object + 完了] 之 object 在共享语境中的缺省, 则进一步导致句法结构 [S₁。(object + “完了”), + S₂] 演变为 [S₁。“完了”, + S₂] 结构, 从而在句法形式上赋予“完了”衔接相邻小句 S₁ 和 S₂ 的功能。例如:

(15) 余: 你还是没听清楚。就是你爷爷有的时候, 他有没有那种, 他显摆, 就像你比方逢年哪、过节呀、亲友相聚啊、哈, 兴致所致, 完了以后, 他, 反正根据我这人经验吧, 他有点儿本事的人, 他这时候儿, 他就愿意臭显, 他因为只有这样儿他才能显出比别人儿强来。(王朔、马未都、冯小刚《编辑部的故事》)

(16) 一结婚, 完了, 只能守着那一个人, 老早把自己缚在一个人身上, 再碰到理想的人时, 后悔也来不及了! (邓友梅《在悬崖上》)

(17) 我就怕家里有人生病, 完了, 这下损失大啦。多一个吃饭的, 少一个干活的, 一进一出可是两个人哪。(余华《在细雨中呼喊》)

与前面的例句有所不同, 这三个用例中的“完了”, 已逐渐由初始的纯实义动作转向抽象动作事件。基于语境, 例(15)~例(17)中的“完了”之前, 可以分别补上“显摆”“结婚”“生病”等。这些词语既可以充当动词表示动作, 又可以充当名词表示动作事件。它们还构成 [object + 完了] 结构, 在话语表达中充当独立成分, 概述前句动作事件, 与后句在句法结构和语义表达上构成衔接, 为话语事件的完整表达奠定基础。这时, [object + 完了] 结构中的事件“object”, 大多会在语境中基于交际双方共享的背景知识而缺省。

话语标记语“完了”的两种演变路径, 在事件叙述的概念主线上有所差异。前者以动作行为为核心, 聚焦微观层面前后小句的动作衔接; 而后者以事件结果状态为核心, 聚焦宏观层面前后小句的事件接续。从动作衔接跃升到事件接续, “完了”在话语中的作用层次从行域提升到知域, 从纯粹客观事件表述转为事件逻辑顺序表征, 为“完了”在言域内表达言者的主观意愿提供了可能。虽然两者存在些许差异, 但由于“旧完结意味着新开始”这一概念隐喻构成了双方归并的基础, 因此, 二者在语言表层结构上的差异很少, 在日常表达中也很少作严格区分。实际上, 无论

哪种演化路径, 话语标记语“完了”都是由句内成分转向句外成分而形成的。在很大程度上说, 这也是辖域拓展的结果。

(二) 语境意义内化与“完了”的主观意义强化

标识言者对交际话题的情感态度, 传递情感意义, 不但是话语标记语在交际过程中的重要人际功能, 而且是其语言主观性特征的重要体现。除了因句法结构调整而导致辖域拓展之外, 话语标记语“完了”主观性意义的衍生与固化, 则主要得益于高频出现的“完结”概念在句法环境中的意义内化。

可以说, “完了”标识说话人对其所述事件情感态度的语用能力, 主要是源自“了”的语法意义在语境中的内化。在以往的研究中, 通常会依据句法位置和概念意义的差异, 将“了”区分为表示动作完成的动词末时态助词^{[11] (P351)}、表示事态变化或即将出现变化的句末语气词^{[12] (P220)}。有些学者认为, “了”既可以表示即将实现的事实或行为的结束, 也可以在语气上表示估计的必然或或然, 以及假设的将然或必然^{[13] (P262-263)、[14] (P77)}。朱德熙指出, 语气词“了”和动词后缀“了”同形, “了”是为数不多的可以表示时态的语气词, 多用于表示新情况的出现。如果句尾“了”前边是动词, 这个“了”可能是语气词, 也可能是动词后缀“了”和语气词“了”的融合体^{[15] (P209-210)}。吴竞存、梁伯枢指出, 语气词“了”附缀于句子之末, 表变化, 用以表达说话人对所说的话一种较肯定的语气, 它围绕在句子最外层的空间^{[16] (P14)}。刘勋宁认为, 现代汉语句尾“了”的复合功能, 源自“了”的完成义虚化和古代汉语句末语气词“也”的整合^[17]。石毓智则将不同名称的“了”视为同一个成分在不同句法位置上的语法变体, 其语法意义的本质核心都是“实现过程”^{[18]、[19] (P20)}。萧国政认为, 句中的“了”是句末“了”在部分意义上的一种分布, 现代汉语共时平面句末“了”的符号意义包含“已然”“消失”“开始”“继续”“变化”“偏离”六种较为实在的词汇意义、“强调”“委婉”两种较为虚灵的语气意义^{[20] (P568-576)}。齐沪扬等则进一步指出, “了”可以表示句子的陈述、疑问、感叹等语气, 具有表意传信的作用^{[21] (P296)}。由此可见, “了”的语法意义可以区分为表动作状态的体动词和表说话语气的语气词, 后者一定位于句末,

但位于句末的并不一定是语气词^[22]。

语气词的使用关涉到交际双方人际关系和说话人对所涉及事物的主观态度^[17]，因此，制约“了”使用的条件是在句外，而不是在句内^[23]。“完了”的话语标记功能是语气助词“了”一般功能的自然延伸和在话语领域的具体应用，是说话人主观组织话语信息、推进话语发展的重要语法手段^[24]。“了”的体动词用法与语气词用法在形态上的统一，为词汇化后的“完了”在话语表达中传递谓词情状奠定了基础。“完”重在阐述事件完结，体助词“了”则重在彰显事情已然发生的状态。在人们的大脑概念范畴中，完结事件往往指向“好”或“坏”两个结果，而“了”的已然发生则暗含说话人对完结事件结果“无能为力”或“无法改变”的心理状态。因此，话语标记语“完了”语言主观性的根源在于，事件完结给言者或者听者心理留下的或正面或负面的影响，使其具有某些语气助词的功能。它或者是单独成句，在整个话语层面表达意义，或者是置于小句之间充当连词，彰显语言主观性。

“完了”在句中所传递的情感态度，往往需要听者借助语用推理，才能探查出言者在特定语境中的话语意义。实际上，在起始阶段，“完了”的语境意义更多指向的是“完结”，并未特意区分结果是“正面”还是“负面”；之后，随着“完了”的高频使用，它的“负面”情境意义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并被吸收内化到词汇本身，最终促使“完了”能够在话语表达中传递说话人的情感态度。例如：

(18) 司徒聪忽然紧闭着眼睛，伏在桌上，片刻，抬头，一副疲乏不堪的样子，“完了，这女人像石头一样难以穿透。”“再来一次。”我鼓励他，“水滴石穿。”（王朔《痴人》）

(19) 次日，当我马不停蹄地赶往看守所提审李某，并将那只挎包交其辨认时，李眼露绝望之色，喃喃自语道：“完了，这下全完了。”（《人民日报》，2023-09-24）

(20) 完了！没指望了！我心里一凉：进了主楼，就不容易出来，即使盘问不出什么，今晚仗一打开那还不是陪进去了！（郑义《枫》）

在上述用例中，“完了”并未指向事件完结，而是传递说话人因努力而失败后在心理上所呈现出的

负面情绪。就具体语境而言，例（18）中的“完了”，指向司徒聪对一位女子运气发功失败而产生的沮丧心理；例（19）中的“完了”，指向李某眼见事情败露之后的绝望恐惧心理；例（20）中的“完了”，指向“我”由于逃跑失败而带来的对未来事件无法预知的失望。可见，言者/作者在语言表达中呈现出“努力付出”与“结果不理想”之间的状态对比，听者/读者也能够通过这种状态对比，探查或推理出言者内心的真实意图。在上述话语表达中，其语境意义因低于预期结果而带有消极情绪，经过高频使用而逐渐被吸收内化到“完了”之上，并最终演变为话语标记语，这时，话语标记“完了”无需反复重新推理或复盘事件结果，就能直接在句中表达负面情绪。例如：

(21) “完了，还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那信，还真巧，让周仁给要回去了……”（陈建功、赵大年《皇城根》）

(22) “完了，这下完了。”（余华《在细雨中呼喊》）

例（21）、例（22）中，“完了”在文本中并未明确指向是哪件事件的消极影响，不过，这并不妨碍读者/听者在交际过程中解读作者/言者的话语意义。“完了”高频使用所导致的语境意义内化，使听者在话语解读中天然选择“抄近路（short-circuited）”的方式，亦即言者遭遇或面对负面的事件或消极的结果。跨语言研究表明，语言中的感叹词和疑问句往往是语言主观性的优先载体，而“完了”在语言表达中恰恰也能表示疑问与感叹。例如：

(23) 余：完了吧？在这儿我们大伙儿管，回家就全凭你自觉了。你可不能辜负我们大伙儿对你的减肥的期望。（王朔、马未都、冯小刚《编辑部的故事》）

(24) 余：完了，完了，完了。赶紧把那个盖了章的合同收回来。啊，撤销合同，不能跟他们干。这里头肯定有猫儿腻。（王朔、马未都、冯小刚《编辑部的故事》）

例（23）中，“完了”与语气词“吧”连用，并构成疑问。实际上，汉语表达重意，只要辅以正确的语调，语气词“吧”完全可以省略。例（24）中，“完了”在口语表达中多次重复，起到了增强感叹语气的作用，其实，“完了”本身就是言者情感态度的巧妙传递。

总之，就人际维度而言，传递言者情感态度是话

语标记语的重要功能。话语标记语的演变往往涉及到其概念意义的磨损和语用意义的赋值。言语交际中,交际双方话语表达所暗含的语境意义,在高频使用中逐渐内化,为话语标记语在言域功能的拓展奠定了基础。就其实质而言,话语标记语“完了”的语用化,是语境意义在语言高频使用中的固化与内化过程,这也充分体现出语言发展的特点。

三、“完了”语用化过程的概念焦点切换

可以说,语言是人类认知世界、识解世界的重要工具。人类识解世界的结果通常会作为概念储存在大脑的认知经验中,语言则是大脑认知概念结构的重要外显方式。在语言历时演变中,词汇在表层语义及其结构形式上的变化,正是大脑对词汇本身概念认知转变的表征。话语标记语所经历的诸种变化,如语义由实到虚,句法由附着到自由,功能由语义、语法范畴延展至语用范畴,则反映了词汇语言功能由句子概念意义组构逐渐转换为言语互动中交际意图的判断和推理,即言语交际中的词汇或语言结构由概念成分演化为助力语用推理的语言成分。

人类在同一事件概念认知上的差异,恰恰反映出人们认知世界的主观能动性。不同的概念认知往往会导致语言表达的迥然有别,即使在同一事件上,也可能聚焦在不同的维度,即交际双方关注的概念焦点会有所差异。概念焦点在语言演化或语言使用中的转换,则是语言在人们元语用意识作用下顺应交际情境需要的结果。“完了”从动补结构语用化为话语标记语,在形态上,是由附着在动词之后的补足成分演变为句法自由的插入成分;在实质上,则是句子表达内部概念焦点适应不同语言交际目的而作出的不同选择。动补结构“完了”在语法层面上聚焦动作状态的表达,话语标记语“完了”则在语用层面上聚焦言语交际中相邻事件的接续关系,或者是交际双方对所谈论主题事件的心理状态。后者的改变往往会在语言表达中带来词语轻重音的变化。譬如,话语标记语“完了”在表达负面情绪状态时,通常采用带有沮丧意味的轻声;在表达焦虑情绪时,经常会将两至三个“完了”连用,构建出一种喃喃自语的

情境。从认知角度来看,在日常交际中,动补结构“完了”和话语标记语“完了”所凸显的句子整体命题信息也有所不同。作为动补结构的“完了”,始终参与句子概念命题信息的表达,属于语法焦点的范畴;作为话语标记语的“完了”,则更多的是为了表达言语交际中言者的元语用意识。

在句法结构上,“完了”从[V+完了+object]到[object+完了]的变化,其实也是从“动作凸显”到“结果凸显”直至最后的“状态陈述”。虽然“完了”并不构成[S+V+O]结构的核心信息,但是其句法位置在小句中的调整与变化,往往会触发小句命题意义中概念焦点凸显的转变。这种转变也反映了人类主观能动性对于客观世界不同的概念化方式。作为语法标记的“完了”,对于句子命题信息的完整表达具有重要意义,是语句整体信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将其删除,则会导致命题意义缺失,句法结构亦失去合法性。不过,随着语用推理固化,“完了”所携带的负面情绪信息逐渐附着在词语结构本体上,不再与词语形式分离,成为整体结构的语用意义。在语用化过程中,动补结构“完了”的句法位置渐渐脱离主句,原有语法焦点随之淡化,语用焦点逐渐兴起,并最终成为整个话语表达的核心。因此,话语标记语“完了”的语用化过程,体现了“完了”在高频使用中从语法焦点向语用焦点的转变,即不再参与句子概念命题信息的构成,转而成为促进听者对命题信息进行语用推理的标记性成分。

无论是“完”和“了”单独使用,亦或是“完了”充当动补结构,句法位置都相对较为固定,依附于句内其他语言成分,缺乏独立的句法地位。随着小句结构[V+完了]和[object+完了]结构中V和object的省略,“完了”最终演化为衔接相邻小句的独立成分。“完了”无论是单独使用,还是作为动补结构使用,句子辖域都与命题内容紧密关联,受限于其句法相邻成分;而语用化后的“完了”则超出了小句命题信息,拓展到小句间的逻辑关系。与一般话语标记语略有不同的是,受“完了”结构来源的影响,话语标记语“完了”的句法位置稍欠灵活,大多位于小句中间或后句S₂之前,而很少位于句尾。

除去句法结构的调整之外,话语标记语“完了”

的语用化，也是它从直接参与小句概念语义命题到组织概念语义命题成分、间接参与小句意义建构的过程，亦即“完了”由概念意义转向程序意义的演变过程。“完”和“了”的早期语义嬗变，导致指称性和真值内容逐渐降低，由实指的名词或动词逐渐转变为虚指的副词或助词。“完了”成词后语义进一步虚化，造成其非指称性进一步提高，语义越发空灵，语义真值性越发递减，语言主观性则愈发增强。

实际上，“完了”的原义是指“动作的结束”，大多用在具体事件或话语之后，作谓语中心词，表示已经结束或完成。人类的大脑认知经验告诉我们，旧有动作的结束意味着新动作的开始，新、旧动作之间具有明确的顺承关系。因此，“完了”能够用动作结束来替代整个动作事件概念结构的完结，这也符合概念认知中的转喻特征。在语用化过程中，话语标记语“完了”借助转喻机制，将原本中性的结束义转变为消极隐含义，强调动作完全失败，事情无法挽回。事件失败带来的消极后果则在表达中投射到说话人的心理，从而暗示说话人态度悲观、情绪低落等。

当然，尽管随着“完了”话语标记语身份的确立，其语用功能在语言表达中得到彰显，但相较而言，“完了”的语法功能在其整个属性中仍占主导地位，几乎大部分语言结构中的“完了”都是在表达语法焦点。这也间接表明语言演化过程的复杂性，语言结构在使用过程中所产生的新旧功能转换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四、结语

话语标记语作为日常言语交际中常见的语言成分，在语篇层面衔接上下文的同时，还在话语层面传递言者的情感态度。尽管话语标记语的演变过程复杂，历时漫长，但其演变的最终目标是使词语在高频使用中获得语篇层面和话语层面上的语用功能。需要指出的是，以往研究大多集中在共时层面，探究话语标记语的语用功能特征，或者是聚焦在历时层面，拘囿于话语标记语在单一语法、语义界面的语言演变特征，对其语用功能的衍生路径与语用意义的内化过程关注不够。

我们认为，动补结构“完了”语用化为话语标记语而产生的辖域拓展，可能存在两条路径：动词缺省后“完了”的脱落和名词缺省后“完了”的脱落。在语言高频使用的过程中，“完了”的意义内化，又进一步强化了其作为话语标记语在言语交际中的主观性意义。动补结构“完了”和话语标记语“完了”虽然在现代汉语中共存，但两者的概念焦点有所差异。在“完了”语用化的过程中，概念焦点的转变，受益于大脑认知思维中的转喻机制。这种转喻机制使得“完了”在不同的语境中具有不同的语用功能，这主要体现在它在语言使用中的丰富性、多样性和灵活性。

参考文献：

- [1] 孔昭琪. 等而下之的“完了”[J]. 语文建设, 2001, (8).
- [2] 李宗江. 说“完了”[J]. 汉语学习, 2004, (5).
- [3] 张谊生. 副词的篇章连接功能[J]. 语言研究, 1996, (1).
- [4] 方环海, 刘继磊. “完了”的虚化与性质[J]. 语言科学, 2005, (4).
- [5] 余光武, 满在江. 连词“完了”来源新解——兼谈“完了”与“然后”的异同[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08, (1).
- [6] 殷树林. 也说“完了”[J]. 世界汉语教学, 2011, (3).
- [7] 李宗江, 王慧兰. 汉语新虚词[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1.
- [8] 方梅. 自然口语中弱化连词的话语标记功能[J]. 中国语文, 2000, (5).
- [9] 高增霞. 自然口语中的话语标记“完了”[J]. 语文研究, 2004, (4).
- [10] 杨国萍. “但是”话语标记化的句法—语用界面研究[J]. 现代语文, 2022, (2).
- [11] 吕叔湘. 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 [12] 张谊生. 现代汉语虚词[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 [13] 吕叔湘. 中国文法要略[M].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2.
- [14] 吕叔湘, 朱德熙. 语法修辞讲话[M].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5.
- [15] 朱德熙. 语法讲义[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 [16] 吴竞存, 梁伯枢. 现代汉语句法结构与分析 [M]. 北京: 语文出版社, 1992.
- [17] 刘勋宁. 现代汉语句尾“了”的语法意义及其与词尾“了”的联系 [J]. 世界汉语教学, 1990, (2).
- [18] 石毓智. 论现代汉语的“体”范畴 [J]. 中国社会科学, 1992, (6).
- [19] 石毓智. 语法的认知语义基础 [M].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0.
- [20] 萧国政. 现代汉语句末“了”意义的析离 [A]. 陆俭明. 面临新世纪挑战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 '98 现代汉语语法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 [C].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0.
- [21] 齐沪扬, 张谊生, 陈昌来. 现代汉语虚词研究综述 [M].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 [22] 卢英顺. 从凸显看“了”的语法意义问题 [J]. 汉语学习, 2012, (2).
- [23] 刘勋宁. 现代汉语的句子构造与词尾“了”的语法位置 [J]. 语言教学与研究, 1999, (3).
- [24] 何文彬. 话语标记“X了”与主观性 [J].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3, (1).

On the Pragmaticalization of Discourse Marker “Wanle (完了)”

Yang Guoping¹, Jia Mian², Lu Haikong¹

(1.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Jiangs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angzhou 213001;

2. Department of English,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999077, China)

Abstract: The verb-complement structure “wanle (完了)” is attached to verbs, contributing to the conceptual propositional meaning of sentences, while discourse marker “wanle (完了)” is characterized with the function of constructing textual cohesion, as well as expressing speaker's emotion and attitude. Existing studies either concentrate on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r lexicalization of “wanle (完了)” or its marking functions in discourse, but the process of its pragmaticalization has not been clearly explained. Data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pragmaticalization of verb-complement structure “wanle (完了)”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cope expansion from the loss of structural elements in high-frequency use as well as the intensification of subjective meaning from the internalisation of contextual meaning. The pragmaticalization of “wanle (完了)” benefits from the change of conceptual focus, and the shift from grammatical to pragmatic focus follows the projection path from “action completion meaning” to “event completion meaning” and finally to “completion meaning”.

Key words: “wanle (完了)” ; verb-complement structure; discourse marker; pragmaticalization; scope expansion; internalisation of contextual meaning; focus